

阅读在字里行间 但不囿于片语只言



凡人的欢笑和眼泪
——读《群山之巅》有感



有些作家的名字是和特定的地方连在一起的——史铁生和北京、王安忆和上海、亦舒和香港、沈从文和湘西、李娟和阿勒泰，还有迟子建和东北。

从《烟火漫卷》开始，就很喜欢迟子建老师笔下的东北，打破了我对东北“活雷锋、酷寒和烈酒”的刻板印象，她笔下的东北是温柔的、浪漫的、五彩斑斓的——“霜也有热烈浪漫的一面，它侵入树叶的肌肤，用它的吻，让形形色色的叶片，在秋天如花朵般盛开。松树的针叶被染得金黄，秋风起时，松树落下的就是金针了。心形的杨树叶被染成灿烂红色，秋风起时，它落下的就是一颗颗红心了。最迷人的要数宽大的柞树叶了，霜吻它吻得深浅不一，它们的颜色也就无限丰富，红绿交映，粉黄交错，秋风起时，柞树落下的，就是一幅幅小画了。”

我父亲年轻时在东北做木匠，据说就在和朝鲜隔着半条江的小镇上，上世纪80年代初南北方在经济上可能并没有多大差异，都一样的有上顿没下顿的熬。父亲酒后话多时，就会提及东北，说还想回去，也许是因为那里有他的青春，也许只是想再看看。

大概10年前跨年时，我从吉林一路向北，在冰原上捕鱼，日出时便去找雾凇，上了长白山，吃了朝鲜菜，和一只小黑狐狸大眼瞪小眼，最后在零下40摄氏度的哈尔滨中央大街给自己寄了一张明信片。那会儿最深切的体会是，真冷啊！除了冷，没有别的印象，更不要提有关于东北的旖旎联想。

然而文字给思想插上翅膀，即使身体被工作和家庭琐事束缚，各色奇妙的文字会把迷人的风景、美妙的体验经过作者精心的编排，引导读者进入想象的星球，拓宽思维的边界。好的作者就是好的“敲门人”，用力地拍着门板说，快醒醒，跟我去看这世界！

这本《群山之巅》，是我在陪孩子写作业的时候看的，花了两个晚上的时间看完，意犹未尽。故事基调是灰色的，山里的小镇上，有被当作一辈子逃兵的老翁，让所有牲畜害怕的屠夫，有被养子杀死的妇人，有长不大的“半仙”，有抛妻弃子者，有寡妇，有傻子。书里没有一个完美的形象，人人皆有污点，结局也都耐人寻味。在后记中，作者写道：“小说中那些卑微的人物，怀揣着各自不同的伤残的心，却要努力活出人的样子。”

每个人物形象塑造都很饱满。我最喜欢的是“绣娘”，一个鄂伦春族老太太。她的一生骑过四匹马，最后一匹是白马。她80岁时还能骑着马儿上山，就像走路那么自在。有一天白马忽然失踪了，绣娘寻找了很久。有一天老铁匠说在河边找到了白马骨头，因为他认出了曾经给马儿打的独一无二的铁掌。绣娘在餐馆吃饭时听到这个消息，跟大家伙儿说要去找马了，出门前不忘把账都结了。然后出门就随着白马去了。最后儿子们遵循她的遗愿，把她按照鄂伦春人的习俗“风葬”了。也许在她心里，大自然平等地爱着每一个生命。我对鄂伦春的印象，还停留在小时候哼唱的歌曲“高高的兴安岭一片大森林，森林里住着勇敢的鄂伦春，一呀一匹猎马一呀一杆枪，翻山越岭打猎巡逻护呀护森林”，小说里这个热烈的、执拗的、背负一生辛酸却如忍冬般坚韧的老太太，在我脑海里树立起了鄂伦春人的新形象。

合上书的一瞬间，脑海里就像有辆列车，呼呼地穿过森林和河流，路边吃草的牛羊和骑着马的放羊人，都在快速倒退。书中那些人物和事件、心理活动和命运安排，醍醐灌顶，所有情感起源都说得通了。“生活不是上帝的诗篇，而是凡人的欢笑和眼泪。”

(陆小品)

影响较深的一本书：
《美的历程》

最喜欢的一句话：
循此苦旅，以达天际；穿越逆境，直抵繁星。



人总爱通过阅读寻觅自己，我也是如此。

年少时看《红楼梦》，在曹雪芹编织的琉璃梦里流连；为了考研读《美的历程》，在李泽厚绘制的画卷里徜徉；工作后读《小镇喧嚣》，在吴毅勾勒的小镇里沉思……

还记得初读《美的历程》，对于一个对“美”除了渴望一无所知的人而言，它是最好的启蒙。《美的历程》以时间为线索，回溯沉淀在历史长河底部的艺术瑰宝。而艺术从来不是独立于现实而存在的，李泽厚通过讲述艺术从何而来、如何呈现、往何处去，领我窥探卷轴隐匿的岁月、领略器物供奉的精神。

跟随李泽厚奇崛的笔触，我看到史前文明初露曙光，“从南方的元谋人到北方的蓝田

人、北京人、丁村人、山顶洞人，虽然像欧洲洞穴壁画那样的艺术尚待发现，但从石器工具的进步上可以看出对形体性状的初步感受。”李泽厚从石器的形状说起，从无定形、略有规范到均匀、规整，还有了装饰品，说明人们对美的发现和运用，虽然只是萌芽，是朦胧的，但却表现了人与生俱来对美的追求与向往。

纵观全书，李泽厚的学识无疑是渊博且丰厚的，他沿着时间的长河漫笔，信手摘取历史的片段，以启迪读者去观察、去发现、去揣摩中国人对美的不懈的探索。他说陶器纹饰的演化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困难的科学问题，认为陶器上的动物形象、几何纹饰并不是纯形式的“装饰”“审美”，抑或具有氏

族图腾的含义；他说“‘丝绸之路’引进来的不只是‘胡商’会集，而且也带来了异国的礼俗、服装、音乐、美术以至各种宗教”，盛极一时的长安风尚，是空前的古今中外的大交流大融合；他说中国戏曲尽管以再现的文学剧本为内容，却通过音乐、舞蹈、唱腔、表演，把作为中国文艺的灵魂的抒情特性和线的艺术的本质，发展到又一个空前绝后、独一无二的综合境界……从石器到瓷器，从诗词到小说，从音乐到戏曲，我在李泽厚的文字里，看到美不是单一的，不是可以被定义的。

《美的历程》中提出了诸如殷周青铜器艺术“狞厉的美”，先秦理性精神的“儒道互补”，楚辞、汉赋之浪漫主义，明清小说、戏曲由浪漫而感伤现实之

变迁等重要观念，多发前人之所未发，让我沉醉其中。直至现在，《美的历程》还静静“站立”在我的书架上，偶尔抬头，与它“对视”，总会想起那段书斋时光、那段与美同行的日子。

参加工作后，我最先接触的就是宣传。宣传工作离不开“讲”和“写”两个字，那么素材从哪里来？从阅读中来，从思考中来。阅读不仅让我知我所未知，还引导我用我的见闻、我的感受、我的思想化作一支无形的笔，二次诠释我阅读的文字、描绘文字里的世界。

我一直相信，阅读的境界与人格的境界互为“镜像”。随着年龄的增长、阅历的变化，阅读在字里行间，但不囿于片语只言。

(袁英雄口述 孙圣悦记录)

追逐梦想的“闪电少年”

——读《追星星的少年》有感



《追星星的少年》一书灵感来源于厦门的“闪电少年”。少年很害羞，但跑步时眼睛闪闪发光。他有一个梦想，总有一天他会超越博尔特。他一直坚持这个梦想，尽管没有人支持他。他对自己有一个明确的计划，没有人教他，那他就比任何人都跑得更多。夏日的阳光下，还没跑两步，汗水就从头流到脚，但他从未放弃。少年的形象深深地印在作者

心里，于是《追星星的少年》应运而生。

“跑步，就像一条路、一扇门、一双眼睛，让我们看到世界，看到自己。”14岁的盲人女孩星月因为一个展览，了解到两位著名的跑步运动员阿木和亮子的事迹，倍受鼓舞，从此在心中播下了梦想的种子。在家人的帮助下，在亮子一家以及众多好心人的陪伴和鼓励下，星月坚持不懈地练习长

跑，最终收获了体魄和精神意志的双重成长。

书中通过阿木、亮子、星月追逐体育梦想的故事，将不同时代的三个少年巧妙连接，展现了中国少年在平凡生活中超越自我、实现梦想、顽强拼搏的精神。

读完这本书，我被三个少年的故事所打动，他们开始了长跑，勇敢地追求梦想，克服一切困难。我能看到他们的执着、勇敢、

热情、努力，并为他们的担当、拼搏所激励。

小说借三位少年的成长经历，折射出国家的发展以及时代的变化，讴歌了中华民族愈挫愈勇的精神斗志，以及为国争光、团结协作、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。而中华民族的奋斗青年们，接续了这种奋斗精神，笃力前行、踔厉奋发，为社会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。

(蔡盛滢)

《你是水晶、冬天、葡萄和鸟》：

用诗意点亮万物之光

“尽量说些美好的话，把天光映得更亮，让春天更像春天。”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诗集《你是水晶、冬天、葡萄和鸟》收录了青年作家高源创作的66首诗歌，这些作品用明亮的诗意与想象力点亮万物之光，以富有童趣、清澈动人的文字谱写生命赞歌。

为什么选择这几个意象作为书名？高源曾说过“这是灵感来袭的产物，没有过多的深思。”她分享了自己的创作经历：“我不是有意地去创作诗，主要是灵感来的时候，甚至半梦半醒之间，忽然就有很多奇妙的想法和非常的想象，自然而然就把它们写下来了。”

翻开这部诗集，字里行间是诗人对生活的敏锐捕捉和浪漫描绘。高源有着诗人的敏感与多情，她在开锁时对陪伴一程的共享单车说不舍和感谢，会为两

颗冻在一起难分难舍的水饺难过。这些微妙的心绪，都变成了诗句——“别拆散两颗冻在一起的饺子，它们一同经历过严寒的磨难。”阅读它们，能感到诗人语言的年轻、美好，以及对纯真之心的呵护。

在这本诗集中，童年的蓬勃气象跃然纸上，不仅是童年专属的无拘无束的想象力，还有孩子那种与生俱来的开心能力。《开心》一诗这么表达，“这没什么难的/我给每一天涂色/开心是唯一的颜料/就像你决定把房子涂成蓝色/那它就变成了蓝的/我决定要开心/于是我就开心起来了”，在孩子看来，开心其实就这么简单。大人若揽镜自照，会发现之所以不开心就在于自己没有决定要开心。《幸运》一诗也传达了孩子无师自通的达观：“我”一心想看月亮，却没有等到月亮，等

来的是雨滴的打击，但“我”并没有因此懊恼，而是感叹道“这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啊”，因为“最后等到了/一场舒服的睡眠/一个有着青草气息的梦”。要看自己拥有的，不看自己没有的，这种朴素、知足、感恩的心态也是一种快乐的智慧。这些看似简单的表达中传递着十分宝贵的童年气概，并且蕴含着抚慰心灵的人生哲思。

高源认为，阅读童诗对当代儿童的意义在于“让孩子更像孩子”。孩子的天性是需要保护和发展的，在这个生活节奏不断加速、虚拟与现实的界限愈发模糊的时代，亲近自然、充满好奇与想象力的文字可以保护他们的纯真与敏锐。

《你是水晶、冬天、葡萄和鸟》中的动人文字，意在焕发童年生活的生机与光彩。据了解，



该书是“陈伯吹新儿童文学桂冠书系”入选作品。书系践行陈伯吹先生“为小孩子写大文学”的理念，蓄积引领儿童“追逐远方之光明”的力量，意在鼓励更多儿童文学创作者坚守创新意识，努力写好中国童年故事，为中国乃至世界的小读者绽放文学的光亮。

(据人民网)